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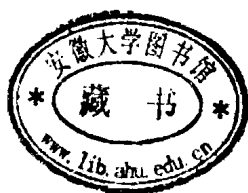


眠空

安妮宝贝

眠空

安妮宝贝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眠空/安妮宝贝著.—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3.1

ISBN 978-7-5302-1273-8

I. ①眠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49070号

眠空

MIANKONG

安妮宝贝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850毫米×1168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160千字

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02-1273-8

定价: 39.50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8572393

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
www.readinglife.com

出 品

色如聚沫，痛如浮泡。
皆悉空寂，无有真正。

——摘句

目 录

自序	1
壹 电露泡影	5
贰 荷亭听雨	59
叁 心如秋月	139
肆 人杳双忘	207

自序

《眠空》文字来自日记、笔记、杂录。有的正式写在电脑上，有的零散记录于旅途所携带的纸页。文字具备即刻的意义，记下的观点或细节，过后回望，已显得不再重要或与己无关。但从记录中回溯，可看到自我构建和行进的一个过程。

我写下这些随性的文字，并不打算长久保留。选择性整理出一部分之后，其余的也就清空或消除了。这些思想、情绪、感受、知见的痕迹和旧躯体，已属于过去。从中摘录的文字成书之后，进入被阅读的世界，自此流向它自己的道路。彼此也就相忘。

二〇一二年七月末，《眠空》止稿。窗外花园蝉鸣狂热，查日历原来是立秋。所谓水落石出，是在时间的回旋中仍相遇自己的本性。无力的终究无力，有力的依然递进。这些文图被整理成行李，推入时间的轨道。我因此而感觉到一种新生。我们的确有可能时时刻刻成为一个新的自己，具备无限的生机和活泼。

《眠空》的记录是一种私人形式，表述零散、跳跃、漫不经心。但我并不顾忌这种任性的方式与大众阅读之间的距离。不同的心

路，导致对事物的感受和理解有差异。认知的隔阂也会产生阅读中的障碍或者偏差。我们在各自的疆域生活。像花朵盛开在阴面或者阳面的山谷，盛开在海边或者草丛之中，但都是在自己的本性里盛开。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体性。它是平等的，开放的。

我意识到与这个世间，与诸多读者，与从未曾谋面的陌生人之间的一体性。愿意分享我所知所想的一切，即便它微小琐碎，但来自内在的真实与思考。表达和阅读，得以触摸到深处的自己，并相互发生联接和印证。这种印证，有时在我与“我”之间，有时在我与“你”之间。他人文字是一种启发、借鉴、对镜自照。它们也会在有感应有因缘的生命之中，播下漂流的小小种子。这是美好的相遇。

人的表达有各自的局限。有它在不断被推入过去的即时性。有也许曾经被古人或过去早已反复陈述的困守挣扎。但这并不意味着表达的虚妄。表达延续生命个体的存在感，在书写和阅读中传递。表达也承载即刻的明心见性，发出声音，让自己“听到”。也让能够“听到”的人知晓。

二〇一一年，出版长篇小说《春宴》。《春宴》于我，如同翻过一个山头。翻过不是终结，是为了看到新的路在另一侧展开。《眠空》是某种生发、循环、分解、消释。这些文字对我而言，如同把一枚铁钉嵌入岩石，缓慢、坚定、持续、深入；也如同把一封书信投入大海，随手撒落，没有目的。它们是内心的一种觉知和清理。

那年，在京都，与一位日本的禅宗师父见面，他说，脚步有力而坚定，不断地走下去，就可以走一条长路。一位西藏的师父则说，期待和恐惧应成为我们的戒律。即人应无所期待，也无所恐惧。我喜欢走路。走路时，当下是全部。播下种子，让花开放，让果实结出。而不必追究其结局如何，有何意义。

勇猛之心，渴望人生加速，强烈地感受和完尽事物，更多的承担和行动。用全力去负荷，或者全然放下。疑问最终需以实践作答。人的所向，是趋近那片远处的大海，跃入其中，消融其中，获得全然的究竟。人们只是走在路上。

愿你在这本书中有所得。谢谢。

安妮宝贝

北京

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八日

注：

*《眠空》一部分文字整理于写给《城市画报》和《大方》的专栏。

*书中人物具备虚拟性。M，他或者她，来自多位不同的人，混为一体。

电
露
泡
影

| 壹 |

是该记录一些什么。记录让人保持清醒。写作中的小说人物混杂交错又各自孤立，是它在使我亢奋和虚弱着吗，仿佛要发出光来。睡眠和食物被抑制，再次回复到二十五岁左右的体重。我的时间不够用。

跟着书中的人物开始去旅行，没有考虑好彼此的时间层次。平行，交叉，或者时断时续。重要的是，我们已一起出发。这本书，最先得到的是它的结构，其次是意象。书中细节如同电影镜头，一幕幕在暗中浮现。仿佛它们曾在记忆中发生。我对编撰故事或塑造人物，并没有试图用力的兴趣。对我而言，它们一般只是“工具”。只为有所“表达”而服务。

这种方式也许更接近散文或诗歌创作。而小说令人入迷之处，是可以塑造和建立一个自我封闭而又无限延伸的世界。一个新的世界。不存在的世界。（强烈的迷人之处如同无可替代的欲望蓬勃。）能够因此长时间单一而沉溺地去做这件事。持续深入，持续完成。这是喜欢的工作模式。

写一本书，如同画一枝牡丹，塑造一只瓷器，织一匹锦。个体

的存在转瞬即逝，不过白驹过隙。物质有时长久于人的生命，能够滴水穿石。在世间脆弱的分崩离析中，物质标本得以稳定的方式流转。肉身找到可能，以心灵的跋涉作为渡船，划过世间茫茫长河。（以此创作应只是生命用以度过的方式。它并非一个目标。）

把字写完，这是当下在做的事情。持续中的时时刻刻。在房间里独自工作，从日到夜，从夜到日。那又如何。这份工作当然需要充沛的体力，需要健壮，但有时只感觉到一种微弱的坚韧。如同瓦斯用尽前异常透亮幽蓝的火苗。提醒自己，尽量专注地承担起工作，及时去照顾和爱护重要的人。学会不在意琐碎的事情、琐碎的结论。希望时间淬炼出一种充分的纯度，与之共进。

“生是为死亡而做的一种准备，一种训练。”如果把生命认知为用以完成任务的工具和手段，那么这个颠覆性的觉知，将会使人对世上一切事物的重要性，进行全新的理解和排序。

*

今日失眠到凌晨四点。失眠让人看到自己的病态，如同《小团圆》结尾处提到的泡在药水中的怪兽，本以为已更新换代，此刻却又原形毕露。失眠带来的窘迫，把人驱赶至记忆边缘。在白日，人尽力卸去自我的负担，以工作娱乐交际行动作为种种麻醉剂，得到身心干净坚硬的错觉。失眠令人污浊。如同黏稠的液体渗出，身心浸透显示出重量。

自我此刻顽劣地跳脱出来，发出试探。一旦被激发，便面对与之争斗。你来我往。这艰难的抵挡。

想到的问题是，曾经那么多的人，喜欢过，被喜欢过，爱过，被爱过，告终之后，他们的行为和语言如潮水退却，在肉身表面没有留下一丝痕迹。只有彼此相遇和相处的时刻所累叠起来的意识和记忆，如同空旷山谷一道隐约回音，震荡在内心深处。我想它们不会消失。它们只是在等待被吸收。

感情的结果最终是一种理性。是人的天性不具备足够留恋，还是前进的生活强迫抛却蜕除下来的旧壳。我们比自己想象的更为无情和客观。人也是软弱和孤立的。没有依傍。哪怕只是记忆的依傍。记忆的依傍仍是虚空。行为被清除得如此干净。时间徒然存余留恋之心。

记忆结构成身心血肉的一部分。坚固，绵延，直至趋向冷寂。只有写作使它苏醒、凸显、融解、流动。写作激活了记忆。记忆则投食于写作。

*

这一年冬季，对我而言，意味着静守、观察、分辨、收藏。心沉潜于海底，幽暗保留它的秘密。隐约可分辨远处点点光斑浮显，

小心屏住呼吸观望。停留于暗中以它为滋养。等待全力跃出于海面被阳光击碎的一刻。感觉生长期将从明年春天开始。

在春天到来之前，不免略有些颓唐。封闭式工作，间或睡眠，偶尔与人约见，阅读，走路，隐匿与消沉，逐日清扫内心空间。在难以言说的一种混沌和清醒之中，度过时日。

*

有时我觉得时间并非一个孤立的进行式。人类对于时间的定义，只是出于各自想象和推测。它是一个无限扩展的平面，还是一条盘旋而上的通道？时间的流动如此深邃难言，我们置身其中，如海水之中的水滴，又如何对自身无法“看见”和“隔离”的存在做出描述。

因为无知无觉，人拥有自由想象。因故，对我而言，时间并非一个孤立的进行式。

我猜测过往只是失踪，放置于时间平滑而开放的界面，打包整理，罗列在某个无法触及的维度。但即便可以回去，再次伸手取下它们，我也不想走上这条回头路。更不试图把它们逐一打开。不纠缠，不黏着，不把玩，不回味。过往的意义在每一刻逝去的当下完成。

如同此刻，写作之于我，是把记忆逐一打包和搁置的过程。把

它们扔入体内悄无声息的骨血之中。扔入一刻也不停止变动的流水之中。

除了写作，找不到其他更理性更彻底的整理与清除方式。

*

喜欢观察人的手。一双手背上有青色筋脉微微突显的手，看起来真是美极了。不论男女。

经常看自己的手，也看所爱着的那些男子和女人的手。他们抚触过的杯子，用力的方式，把手伸向我试图联接。手指的轮廓和肌肤。炎热的夏季，旅馆房间，手指抚摸过背部，识别其中所传递的问询和柔情。默默中几近入睡。

每年春天都会起心动念，想出发坐一趟火车去洛阳看牡丹。但事实上从未成行。也许，在内心保留的这个念头，最终所向并非牡丹，而是一条幻想中可抵达的道路。我幻想洛阳每年春天盛开的牡丹花，想坐车去观望它们。但其实可以允许这个愿望从未成形。

情爱是一种可训练可增进的能力。情爱仍是最深沉的幻觉（这也是《春宴》的主题之一）。有时它看起来充满激进和勇气，仿佛正被实现和推动，却不过是趋近深渊的临身探入。与其说我们渴望得到爱，不如说我们意欲在其中获取强烈的实践的感受。